

书名：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署名：陈清宇/编著

书号：ISBN 7 - 5034 - 1072 - 3/K · 365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6 年 1 月第 1 版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230288 号

目 录

一、“望郎媳”的新生	1
二、战火中的婚姻	8
三、红军里的女司令	24
四、漫漫长征路	50
五、抗日烽火	78
六、迎接全国的解放	105
七、为了妇女和儿童	114
八、“文革”十年	130
九、夕阳无限好	142

一、“望郎媳”的新生

1911年的秋天，也就是辛亥革命即将爆发的那个时候，在赣江上漂泊的一条破旧渔船上，一个女孩儿出生了。

这条破船的主人叫康年肖，妻子叫黄年姑，一个孩子的诞生，既是一喜，也是一忧。家里已经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得靠这条租来的破渔船以打鱼为生，如今再增加一张吃饭的嘴，这日子将更加难过！

总得给孩子起个名字呀。因为是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就取了个“桂”字，又因为这个女孩的姐姐叫伍秀，那么这个孩子就叫桂秀吧。

康桂秀，参加红军后改名叫康克清。多少年后，她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妇女领袖。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全家生活无计的时候，因为交不起渔租，父亲康年肖被抓去坐牢了。对康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投亲靠友，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了几块大洋，把父亲赎了回来。

被逼无奈，父亲母亲不得不忍痛将刚过满月的康桂秀送给大禾场村的罗奇青家做“望郎媳”。好歹给孩子寻了一条生路。

所谓“望郎媳”，实际上就是“童养媳”，或者说还不如“童养媳”。因为“童养媳”毕竟还有个实实在在的小女婿，还能指望小女婿长大。而“望郎媳”则不然，连个“郎”都没有，是指望这个“望郎媳”带来吉运，“望”来

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个“郎”，使主人家生个儿子。

可惜的是，罗奇青夫妇并没有因为养了个“望郎媳”而生个儿子。

好在罗奇青一家人都是善良的，康桂秀并没有像中国的许多童养媳那样受虐待。罗奇青夫妇将她当成养女，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罗家也是一个穷苦人家，租种地主的地得不到多少粮食，养父罗奇青不得不凭着会唱几口采茶戏而在农闲时走村串巷，弄点钱养家糊口。

所以康桂秀不得不从小就参加各种劳动，拾柴、扯猪草、放牛、推磨、挑水、洗衣、做饭，她都要干，稍稍长大，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这一切，都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的好习惯，也养成了她一副好身板。这种好习惯，这副好身板，对于她度过红军时期的艰苦生活，特别是度过像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是大有益处的。

康桂秀长到十三四岁了，各种农活都能干了，还不时地帮助养父犁田、插秧。由于她聪明能干，所以在村子里的小伙伴中，威信很高，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放牛、割草、打柴、挖野茶，无形中，她成了小伙伴中特别是一群童养媳中的小头领。她敢作敢为，敢于同欺负小伙伴的地主崽子斗争，也就博得了个“媳妇王”的称号。当时，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湖南、江西等地的农民纷纷起来革命，康桂秀所在的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一带，也有了共产党人在活动。大禾场村有个年轻人叫曾天宇，他就是个共产党。他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见过不少大世面。他回到家乡，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

理，积极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妇女协会。

受尽了苦难的农民，就像一堆干柴，一旦遇到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起来，他们遇到了火种，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赣江两岸。素有“媳妇王”之称的康桂秀，由于她的穷苦出身和敢作敢为的性格，便有着一种接受革命道理的天然习性。她曾带领七八个女伴，来到赣江边上，盼望着北伐军的军船，希望能当个北伐军中的女兵。她几乎是未经动员，就积极地参加了农民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还把女伴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罗塘湾乡妇女协会，并且担任了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妇联主任）。不久又担任了区妇女协会的宣传委员。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妇女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男女平等、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等思想，也就在这时，她同姐姐康伍秀一起参加了共青团。

这天下午，罗塘湾街上的德声堂里，传出了一阵阵的《剪发歌》：

剪了发，
样样好，
打柴割草不缠绕，
随地都可跑……

这是在召开妇女会，动员青年女子破除千年旧习，剪掉头上的累赘发髻。

看来大事小事都一个样，平时说说容易，真要动起真格的来，并不容易。剪掉发髻，不过是一剪子下去就能完成的小事，可妇女主任欧阳秀动员了半天，在座的女子们，仍然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上前。

“先剪我的吧！”就在大家都僵住了的时候，一个清脆

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的声音传来了。大家循声望去，原来是“媳妇王”康桂秀。

“好！”妇女主任欧阳秀走过来说：“桂秀，你带了个好头，今后罗塘湾的妇女工作就要靠年轻人带头！”

在康桂秀的带领下，许多妇女都剪了发。

不想，这么一件小事，却惹来一场风波。

当她戴着八角帽，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时，养母大发脾气，抓起烧火棍就要打：“谁叫你剪头发？为什么剪头发？”

康桂秀不哭不恼，她平平静静地说：“凉快，做事干活都方便。反正已经剪了，再也安不上了。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养母是善良的，也是疼爱桂秀的。那举起的烧火棍没有打下去，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你呀……”

康桂秀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顺利地过了关，这不禁使她想起了小时候裹脚的事。

大约是她七八岁时，奶奶就要按着中国农村的传统习惯给她裹小脚。她知道，把两只好端端的脚生生裹成三寸金莲，那是很疼的，她便不让裹。奶奶说：“大脚妹子丑得很，嫁不出去。”硬是夹着她把她的两只脚用粗布条紧紧地裹起来，裹得她钻心的疼。她脾气倔，乘人稍不注意，就把裹脚布打开，为此奶奶发了好几次脾气。好在养母也是一双大脚，又看着她裹脚实在心疼，便不再坚持给她裹脚，奶奶也就无可奈何地任她留下天足，长成一双大脚板。真要感谢这双大脚板。如果当时真的裹成了三寸金莲，她怎么可能走南闯北，走完那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那漫长的革命道路啊！

突然间乌云翻滚，革命的形势骤变。正当农民运动热火

朝天地展开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靖卫团回来了，土豪劣绅又神气起来。他们反攻倒算，向贫苦的农民开了刀。

共产党人曾天宇等人组织起一支农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了顽强的斗争，还几次攻打县城。年轻的女共青团员，留在村里带领妇女熬硝、造火药，制造松树炮，监视尚未逃跑的土豪劣绅，做好后勤工作——这就是有名的“万安暴动”。

但那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曾天宇也壮烈牺牲，革命一下子转入了低潮。

白匪军和挨户团到处追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那些曾经革命过的人们不得不躲藏起来。

康桂秀的养父罗奇青也是共产党员，还曾当过罗塘湾乡农民协会的主席。在白色恐怖下，他不得不东躲西藏，还把康桂秀也藏起来，并且准备将她嫁出去。嫁出去既可以躲避敌人的追杀，又可以得到一笔彩礼。

可倔强的康桂秀坚决不同意。并且对养父养母说：“你们要是这样逼迫我，只怕是到时候，有人上轿，没人下轿！”还赌气扔了彩礼，赶走了媒人。养父养母无奈，就把她关在屋子里，不准她出去。这天，她在屋子里听到街上人声鼎沸，就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她开了开门，门被从外边锁上了，打不开，她就更断定是养父母他们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瞒着她。她打开窗户蹬在一条板凳上往外看去，只见一队队头戴红五星灰军帽的士兵正在街上走动。

“这不是红军吗？”康桂秀在心里说着，自己日思夜想地想当红军；如今红军进了村，自己却呆在屋子里，这叫什

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么事！

她急忙从窗口跳出去，跑到街上，找到农会负责人，农会负责人对她说：“你赶快找妇协会会员帮助红军筹集粮食做饭！”

她马上找到几个人，从逃跑了的挨户团长家里提了猪、鹅、鸡、鸭，点火做饭。当她把饭菜送到红军战士们的手上，看到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饭菜，向她们表示感谢时，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第二天，红军召集本地党团积极分子开大会，康桂秀跑去参加了。只见会场上人山人海，歌声、欢呼声接连不断。

大会由中共湘赣特委委员何长工主持，接着由一位红军首长讲话。这位首长身宽体胖，满口的四川话。有些话康桂秀听不懂，但大意是明白的。

“这位大官是谁呀？”康桂秀悄悄地问旁边的一位红军战士。“他你还不晓得呀？”这位红军战士显得很神气，很得意：“他可是赫赫有名，人家曾留过洋，在法国就闹过革命，去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今年同朱军长一起，在井冈山同毛委员会师，可真是个大官呢！”

“他叫什么呀？”康桂秀又问。

那战士说：“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他就是陈毅！”

“陈毅。”康桂秀记住了这个名字。

是的，这位首长就是陈毅。自从今年（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在苍市的龙江书院会面，秋收起义的队伍与南昌起义的队伍会师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更加巩固、更加壮大了。这次陈毅是奉毛委员和朱军长之命率领红军来到万安县的，原计划是与万安游击队一起攻打万安县

城，因军情有变，就在罗塘湾一带待命，同时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陈毅还在讲话。他说：“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参加红军，扩大我们的工农红军！打倒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为穷人翻身求解放！”

听说红军要扩军，康桂秀高兴得简直要跳了起来。她马上就找到万安县苏维埃主席刘光万，要求参军。

刘光万说：“行，行。不过我还要问一声人家要不要女兵。女孩子报名，你是头一个，我看他们这个部队里一个女兵也没有。”康桂秀急了：“不管他们要不要，我一定要当红军，他们不要我也跟着走。打仗、放枪、烧火、做饭、缝补拆洗我都能干。若不让我当红军，我就偷偷地跟在队伍后边，除非他们拿绳子把我拴住。”就这样，康桂秀参加了红军。两天后，她与另外6个女孩子一起，随着八九十人的万安游击队，跟在陈毅率领的一支红军队伍的后面，向井冈山进发了。从此，这个“望郎媳”便走上了一条新生的道路。

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迈出的关键一步，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康桂秀就是如此，她参加红军，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使她从一名“望郎媳”成长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妇女领袖。

难怪多少年以后，陈毅见到她时，总喜欢跟她开玩笑说：“康克清，你可不要忘了，是我把你领入红军的。如果不是我陈毅带领一支红军开到你的家乡罗塘湾，你可能要当一辈子望郎媳哟……”康桂秀随着游击队参加红军是1928年9月底的事，那时她16岁。

二、战火中的婚姻

康桂秀永远记得她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形。

那天，万安游击队驻守在遂川附近，她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坐在街上行走，忽然听到有人高喊：“朱军长来了！朱军长来了！”在家乡时，她就常常听人说起井冈山上朱毛。那时，乡亲们把朱毛传说的可神了，说朱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赛过能掐会算的诸葛亮，白匪军一听到朱毛两个字就吓得屁滚尿流；而地主老财和挨户团则把朱毛说成是凶神恶煞，说朱毛红眉毛，蓝眼睛，长着青面獠牙……那时，她还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她知道朱毛其实是两个人，朱就是朱军长朱德，毛就是毛委员毛泽东。在她的头脑中，朱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做派，一定是与凡人不同。

“哪个是朱军长？”康桂秀站在路边，急切地问身旁的人。

“就是走在队伍最前边的那个中年人。”身旁的那个人告诉她。她简直不敢相信。在她的想象中，朱军长一定是个威风凛凛、身高马大的人，一定前呼后拥，不是坐轿就是骑马。而眼前的这个人，跟普通人一样，跟普通红军士兵一样。他也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脚上也是一双粗麻编织的草鞋，只有腰间的那把驳壳枪，显出他与别的士兵的区别。他大约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儿，身体显得很健壮。他那双眼睛，显得特别慈祥，特别憨厚。如果是在别处，准会以为他是一个穿了军装的农民，是一个军队中的伙夫或马夫。

“瞧，朱军长身边还有个女兵哪。”路旁的人又说着。

“那是朱军长的妻子，叫伍若兰。”

康桂秀抬眼看去，伍若兰也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红五星八角帽，显得特别精神，虽然脸上有几个麻子，可仍然很标致。

“多好的一对革命夫妻呀！”这是旁边那个人的声音，也是康桂秀内心发出的感叹。

康桂秀来到红军已经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中，红军一连打了几个胜仗，队伍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部队在平江起义来到井冈山，使红军又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在这几个月中，康桂秀随着万安游击队也打了几仗。在打仗的间歇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道理。这些，她在家乡时干过，所以干起来很顺手，很高兴。

那大约是十二月份的事。一天，她的养父罗奇青突然找到山上来，无论如何要她下山回家结婚，流着眼泪对她说：在家乡给她订婚，收了人家二百多块彩礼钱，她不回去，这二百多块钱可怎么还呀！

康桂秀说：“订婚是你们背着干的我干的，彩礼的钱是你们收下的，跟我有关系？我已经参加了红军，再想叫我回去，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

养父还在苦苦哀求，康桂秀又说：“我是宁死也不会回头的。回家就会遭到国民党的杀害，我干嘛要回去白白送死？你放心，对你和我婶婶的养育之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报答你们……”

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康桂秀给了养父两块银洋，让养父回去了。

红军在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中，迎来了1929年。过了新年不久，康桂秀等7名游击队中的女兵奉命被调到红军军部的妇女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妇女的宣传工作，同时筹粮、筹款，搞些调查研究。

由于这个妇女组直属军部领导，所以康桂秀很快就认识了军部的几位女兵，如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吴仲廉等。曾志是红军三十一团的领导人蔡协民的爱人，原来负责红军的伤兵医院，现在兼任着这个妇女组的组长。

贺子珍是毛委员毛泽东的妻子。她瘦高个儿，长得十分文静清秀。她是江西省永新县城里一户富裕人家的女儿，被称做“永新一枝花”。由于她上学时就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参加了许多反封建的活动，还当选过永新县第一任的妇女部长，在永新暴动中参加了革命。毛泽东率领红军攻下永新时，她随毛泽东一起回到了井冈山，并与毛泽东结了婚。

有一次，红军行军中休息时，贺子珍走到康桂秀身旁，亲切地同她交谈起来。最后，贺子珍问：“你想不想见见毛委员？”

“想，当然想。”康桂秀回答，“在家乡时就听人到处传说朱毛，如今我当了红军，还不想见他们？可人家都是大人物，工作那么忙，我怎好去打搅？”

贺子珍说：“没关系，毛委员倒是很喜欢找人谈话的，说这也是调查研究嘛。”

“那你有空时就领着我去见。”

没想到，当天晚上贺子珍就把她领去见了毛委员。

那是在一个村子的祠堂里，毛委员正在两只公文箱摆起

来的“办公桌”前看文件，见她们两个进来就笑着同她们打了招呼。贺了珍指着康桂秀对毛委员说：“这就是康桂秀，是跟万安游击队一起来的7个女同志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最能干的一个。”“好啊！又是一员革命的女将！”毛委员站起来，热情地握住了康桂秀的手，“我记得，那次你们万安跟着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的共有八十多人，我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还写上了你们呢。”康桂秀站着，不知说什么好。

“坐嘛，请坐。”毛委员爽朗地笑着，“红军里讲究男女平等、官兵平等嘛。”

贺子珍拉着康桂秀坐下后，毛委员又问康桂秀：“听说，你是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毛委员幽默的谈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使康桂秀紧张的心情宽解了下来，她把自己的家庭、身世、经历说了一遍，最后说：“不当红军，我就没有活路了。”

“好！说得好！”毛委员连连称赞，“康桂秀，你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出了一条革命的大道理呢。不当红军，不拿起枪杆子，全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就没有活路，就不能翻身求解放！”

听到毛委员的称赞，康桂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毛委员又带着几分玩笑地说：“你好嘛！你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而我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这一点，我还比不上你哩！”逗得贺子珍和康桂秀都笑了。

毛委员又问：“你说说，你的生父母、养父母对你有什么不同？”康桂秀说：“生父母生下我40天就把我送了人，他们不要我；养父母把我养大，虽然有时骂我，偶尔也打我，但他们还是很爱我的。”

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毛委员又问：“你想没想过，你的生父母为什么生下你才40天，就把你送人？是他们愿意这样做的吗？”

康桂秀说：“是他们太穷了，没有办法养活我。”

毛委员说：“你这就应该明白了。不是你的生父母不要你。他们为什么穷？是被官府、豪绅、地主剥削压榨穷的。他们迫不得已才把你送给你的养父母，这不能怪他们。你的生父母、养父母都是一样的穷苦人，是旧社会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革命，要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建立工农政权，使劳苦大众都得到解放。”

毛委员的一席话，说得康桂秀心里热乎乎的，也说得她心明眼亮。

毛委员又问：“康桂秀，你认识字吗？”

康桂秀不好意思地回答：“不认字，从小家里穷，又是个女孩子毛委员摇了摇头说：“当红军，闹革命，没文化，不认字可不行。以后你要利用战争中的一切余暇时间识字，读书学文化。”

“嗯。”康桂秀点了点头。

与毛委员的第一次谈话，她一生都牢牢地记在心中。

那时候，红军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几个月下来，康桂秀对这种战争环境便逐渐适应、习惯了，即便是听到子弹的呼啸和炮弹在身边爆炸，她也不再紧张害怕了。

就在这时，朱军长的妻子伍若兰的牺牲，在康桂秀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29年2月，红军与敌军刘士毅部展开了一场战斗。战斗开始时，伍若兰本来是同朱军长在一起的，她英勇善

战，能两手打枪。在被敌军包围的情况下，她同朱军长一起沉着应战，掩护部队突围。但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了，她与朱军长也失去了联系，最后负了重伤被敌人抓了去，于1929年2月12日在赣州卫府里被杀害。敌人还割下她的头颅，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着“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漂下……听到这个消息，全军都震怒了，都纷纷表示要为伍若兰同志报仇。在妇女组，大家心里更难过，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看看朱军长，他表面上很镇静，可大家都知道，他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要知道，伍若兰同朱军长结婚还不到一年呀。她是湖南省耒阳人，曾在衡阳湖南省立女子第三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入党，在耒阳家乡领导着打土豪、斗劣绅的活动。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湖南，她参加了耒阳县的武装起义，参加了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不久同朱德结婚……这是个多么好的一位大姐姐，一位好同志呀。

康桂秀从在家乡参加妇女协会、参加共青团那天起，就做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心理准备。如今，朱军长的妻子都壮烈牺牲了，她更加感到：当红军不是来享福的，要随时准备掉脑袋……

几天后，毛委员和朱军长指挥红军在大柏地打了个漂亮仗，活捉敌军正副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二百多支。接着，红军又乘胜前进，打垮了驻守福建省长汀的国民党郭凤鸣旅，击毙旅长郭凤鸣，解放了汀州城。

在汀州城，缴获了大批物资和金钱。康桂秀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分到了四块银洋，还第一次分到了两套崭新的军装。

康克清（朱德夫人）传

红五星，红领章，新布鞋，灰军装，穿戴起来，格外精神。在县城的南寨河坝阅兵广场上，康桂秀同妇女组的女兵们一起，站在一辆卡车上，接受毛委员、朱军长和军部其他几位领导的检阅，向两旁的群众招手，欢呼，她们唱歌，呼口号……那种欢乐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天。就是在这个汀州，康桂秀再一次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关键的一步，再一次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这关键的一步，就是她同朱军长朱德的结婚。

一天晚饭后，康桂秀刚回到住处坐下，曾志大姐就走了进来，坐到了她的身边，还亲切地拉着她的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弄得她怪不好意思的。这位曾大姐，过去总是说说笑笑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有事吗？曾大姐。”康桂秀小声地问。

曾志没有回答，依旧打量着她，过了一会儿才问：“桂秀，你看朱军长这人怎么样？”

康桂秀不假思索地回答：“军长是好人呗。他带领部队打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对士兵还特别和蔼可亲。”

“我是说，我是说……”曾志仍然打量着她，“你个人对朱军长的印象如何？”

康桂秀说，“军长就是军长，个人可不能随便瞎议论。”

曾志说：“不不。我们红军讲究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对谁都可以讲讲的。你只管说说，没什么关系。”

康桂秀说：“他这样的军长可真少见。我们家乡的那些挨户团团团长，一出门就地动山摇，前后的保镖、随从一大帮子人，可抖威风呢。而我们的朱军长，虽是个那么大的官，能打仗，又留过洋，有学问，可一点儿当官的架子都没有，

每次见着我们这些小兵都有说有笑的。”

曾志问：“如果要你同他结婚，你愿意吗？”

康桂秀马上惊住了，接着就有些慌乱，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连连说：“不行不行。曾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曾志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变得很严肃：“康桂秀同志，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朱军长很喜欢你，组织上也希望你能同他结合。伍若兰牺牲后，朱军长精神上很痛苦。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照顾他，给他很大的安慰。”

康桂秀不说话了，这件事对她来说太重大，又来得太突然了。曾志亲切、温和地说：“你放心，朱军长是个好人。这几个月你都看到了，他对伍若兰多好，他俩的感情多深呀。”

康桂秀说：“可我不像伍大姐。人家伍大姐能打仗，又有文化，字写得那么漂亮，还能讲那么多的道理。我……”

“你也可以学，可以进步呀。”

“我……”康桂秀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了。她只是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衣角。

曾志最后说：“当然，这事还得你自己拿主意，你再认真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

曾志走了，可康桂秀的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晚上，她翻来复去睡不着。

结婚，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重大的终身大事呀。她从小就是“望郎媳”，长大后被人称作“媳妇王”，她看过了农村妇女太多的苦难。结婚，对许多穷苦的农村女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道鬼门关。那些比她大几岁的媳妇们，到了一起，总是含着泪诉说着永远也诉不完的苦处。婆